



杨宪益诗集

杨宪益诗集
● 杨宪益

杨宪益诗集

——
杨宪益诗集
◎ 杨宪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翹集——杨宪益诗集/杨宪益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-7-5334-4742-7

I. 银… II. 杨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6980 号

银翹集——杨宪益诗集

杨宪益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)

电话: 0591-83725592 83726971

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4.75 印张 115 千字 8 插页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100

ISBN 978-7-5334-4742-7 定价: 1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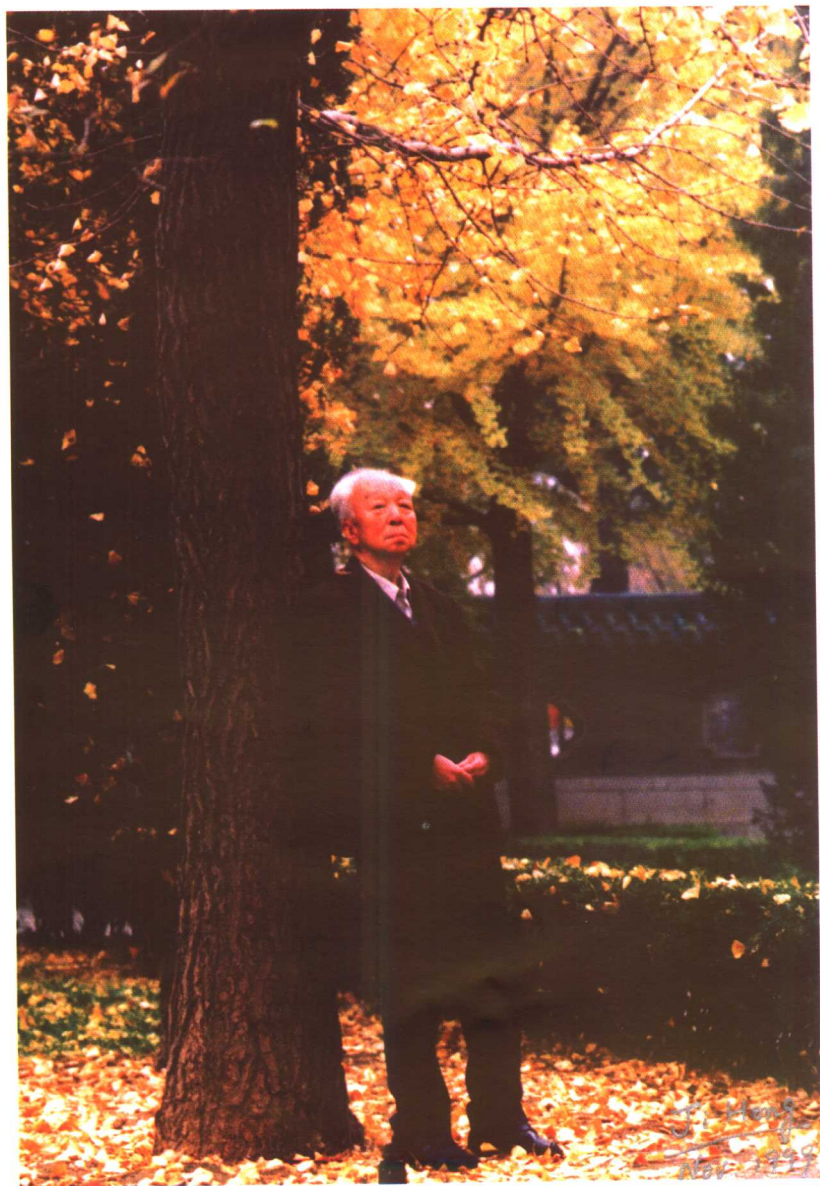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请向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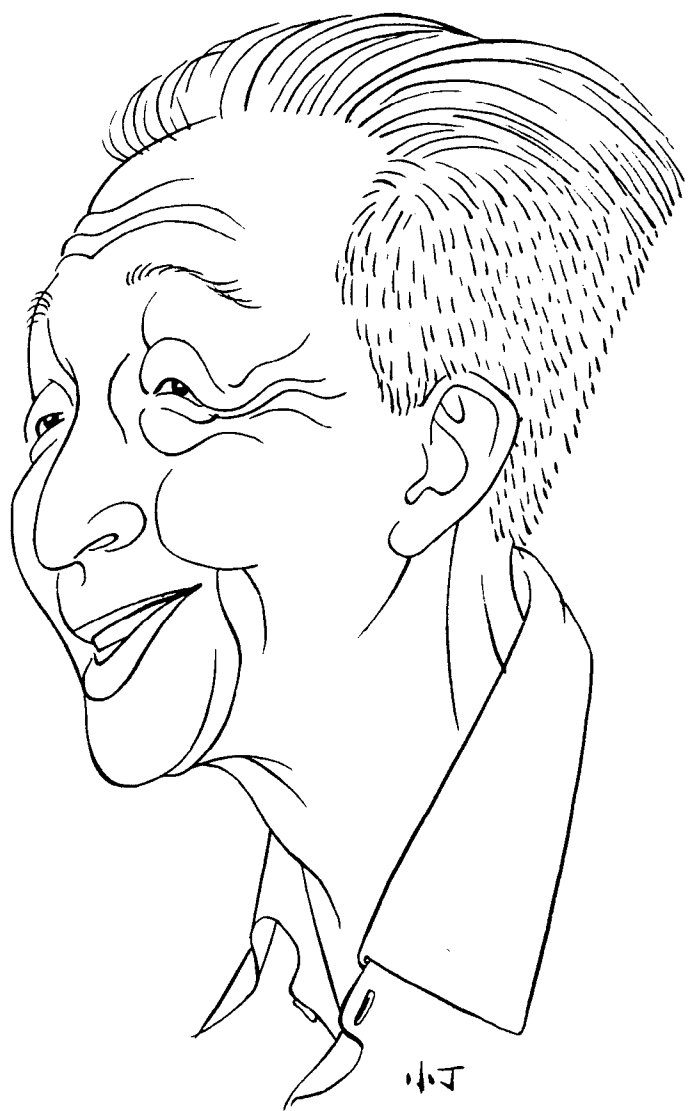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近照（纪红摄于2006年3月25日北京）



杨宪益（纪红摄于1999年）



杨宪益在1999年秋天



丁聪画杨宪益

打油 关于我的诗

政协報的纪红兄搜集了我過去和現在寫的舊体詩，並要我寫一篇自序。實際上我並不是一個詩人，也從未認真寫過什麼像樣的詩。在過去半个多世紀內，確實^{有時}也寫過一些，但都是寫着玩的。尤其是在最近二十來年內，寫的自己叫作打油詩，恐怕連打油也不夠格。朋友^好要~~我~~給我出個集子，又費了工夫代我搜集，盛情難却，就只好「打鴨子上架」，遵命了。

我開始學寫舊詩很早，大概在我上中學以前，當時才十多歲，我家裏給我請來一位老先生，

清談夷甫終無用
擊鼓弭衡未必佳
差似窗前水仙草
只能長葉不開花

寒食

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
結髮糟糠貧賤慣 陷身囹圄死生輕
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歸我負卿
天若有情天亦老 從來銀漢隔雙星

1999年
十一月

數世盜名獲佳釀 自慚受祿竟無功 而今文士多
海量小子焉敢稱英雄 曾父元白詩早到才思
敏捷愧兩公 南游一周心力倦 已成西池嬌語籠
香 港酒多酒友少 對飲惟有潘際炯 歸來故人
俱无恙 小丁不憂再防洪 京平賓館春色好 玉
洲潭畔櫻花紅 至感二老殷勤意 為我轉謝
端先翁

留下一塊空白 他們都客氣不肯用 只好把我當
時的謝辭寫在上面了 佛頭着糞 罪過！！

憲益



杨宪益《和苗子兄》诗手迹



戴乃迭像（郁风画）



楊憲益 著

香港天地图书版银翹集封面



廖冰兄漫画《自嘲》

主席呼来
不上车醉
桐生鄙丑
作诗
寒益兄有诗成集頌之
以登



湘西楚刀民

黄永玉
甲戌
初冬



黄永玉画《贺〈银翘集〉出版》

说 杨 诗

——《银翘集》小序

黄苗子

奇士不可杀 杀之成天神

奇文不可读 读之伤天民

——龚自珍《读番禺集》之二

记不得是谁给晋朝的老酒鬼刘伶编造了一个故事，说刘伶妻妾恨丈夫天天烂醉，便合谋把刘伶诱骗到一个丈把高的大酒缸边，用梯子扶他上去看看缸中美酒。刘伶高兴地爬到缸口，妻妾便一把将他推入缸中，想将他淹死。过了三天，妻妾爬上酒缸一看，这醉鬼半醒半醉地坐在缸底，酒早已被他吸干了，眼睛朝上对妻妾说：你们怎么搞的，不是答应让我痛饮三缸，解闷消愁，谁知却只让我喝这一缸，弄得我不得痛快。

现代的刘伶——宪益老儿，自然不会被戴乃迭夫人推入酒缸害死（除非他俩双双自动跳进酒缸），但是幻耶真耶，不免也有人企图淹死这讨厌的老头，免得此人酒后不肯安定，偏要“污染”。

宪益泡在酒缸里，今年八十岁了，人没有淹死，却泡出一本《银翘集》。

“久无金屋藏娇念，幸有银翘解毒丸”，像这样精彩的名句，除了学识天分，还得加上酒精，才能泡得出来。

我年轻时就很羡慕人会做诗、写字什么的。可是那时读了老杜《饮中八仙歌》，就已经感觉到酒和文艺的关系，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、“张旭三杯酒圣传”……而我，从小就与酒无缘，小时候饮过一次，头晕呕吐，狼狈不堪。从此，就深信自己即使从生理上来说，也绝不是做诗的料。到后来却和宪益交往日深，就更加相信自己俗骨生成。“诗酒风流”这句话，我沾不上边。

的确，十几二十年来，和杨宪益常常做打油诗，但当时家家户户买粮买油，都得凭“粮票”和“油票”，我们家和任何市民一样，每人每月配给油票五两，体内的含油量不多，即使打起“油”来，自己也觉干瘪无味。但我之为人，一向狡猾狡猾的，我用的是“抛砖引玉”之法，目的是把宪益的佳作引将出来。我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“阳谋”还是“阴谋”，但宪益在那个时期，确实诗兴颇浓，写了不少好句。

明遗民张岱说：“盖诗文只此数字，出高人之手，遂现空灵，一落凡夫俗子，便成腐臭。”（《冰雪文序》）这几句话读之可心。

1985年，我因患痛风不良于行，在医院中卧床写打油诗消遣，曾寄给宪益博笑。宪益果然中了“抛砖引玉”之计，写来四首“打油”，现录二首如下：

一笑相倾腿便歪，犹思欢宴访蓬莱；
可怜贪嘴黄和尚，从此天天吃素斋。

好色贪杯尚不妨，狂言美食实堪伤；
小怜玉体横陈夜，已报乔公见祖光。

因为痛风，医院禁荤，天天吃素，不免在诗中发点牢骚。不料杨公来诗，却把李义山咏北齐后主那句七绝：“一笑相倾国便